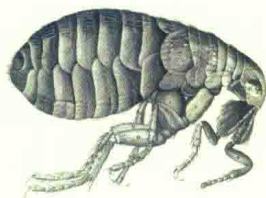


博物学家的 传世名作

来自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博物志典藏

(英) 朱迪思·马吉 (Judith Magee) 编
吴宝俊 舒庆艳 译



《显微图谱》
这幅人蚤是胡克这部著作中最大的插图



《鹦鹉家族图录》
利尔的名字被用于为这只金属蓝金刚鹦鹉命名

《玫瑰圣经》
名匠约翰内斯·贝尔金的杰作，17世纪末期雕成



《印度动物学图录》
冠豪猪属于啮齿类动物，它的尖刺是变异的毛发已变得锋利的刺



《环球贝壳学家》
像这个腓尼基螺这样真实刻画的贝壳影图比较罕见



《自然界的艺术形态》
美丽的小母寄托了海克尔对妻子安娜·慕丝的思念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博物学家的 传世名作

来自伦敦自然博物馆的
博物志典藏

(英) 朱迪思·马吉 (Judith Mague) 编
吴宝俊 舒庆艳 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

Rare Treasures from the Library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was first published in England in 2015 by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Copyright © 2015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6-428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物学家的传世名作：来自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博物志典藏 / (英) 朱迪思·马吉 (Judith Magee) 编；吴宝俊，舒庆艳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5

书名原文：Rare Treasures from the Library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SBN 978-7-122-31777-3

I. ①博… II. ①朱…②吴…③舒… III. ①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英国-文集
IV. ①N28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3070号

责任编辑：宋娟 李娜

装帧设计：尹琳琳

责任校对：宋夏

特约审读：苏靛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装：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内文用纸：125g 富士樱花

787mm×1092mm 1/16 印张19¹/₄ 字数400千字

2018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64518888

售后服务：010-64518899

网 址：<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13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关于作者

安·达塔 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图书馆员助理，曾任职于图书馆。

莉萨·迪·托马索 达勒姆教堂收藏部负责人，曾担任伦敦自然博物馆特殊藏品图书馆员。

安德烈·哈特 伦敦自然博物馆图书及档案馆特殊藏品图书馆员。

罗伯特·赫胥黎 伦敦自然博物馆生命科学部正馆长。

罗纳德·詹纳 伦敦自然博物馆生命科学部研究组长。

泽琳娜·约翰逊 伦敦自然博物馆地球科学部早期脊椎动物研究员。

桑德拉·克纳普 伦敦自然博物馆生命科学部植物分部负责人、荣誉研究员。

保罗·马汀·库珀 伦敦自然博物馆图书及档案馆特殊藏品图书馆员。

朱迪思·马吉 伦敦自然博物馆图书及档案馆特殊藏品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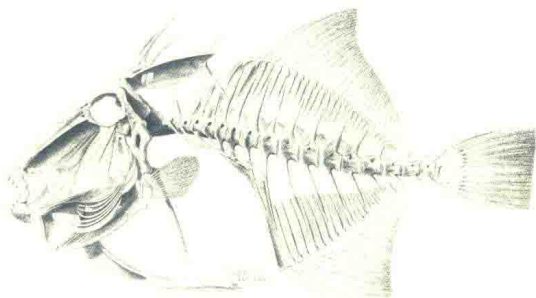
维多利亚·皮克林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伦敦自然博物馆合作研究汉斯·斯隆爵士的植物学藏品“植物类物质”。

罗伯特·普瑞斯-琼斯 特灵自然博物馆生命科学部鸟类藏品负责人。

S. 格雷·托泽尔 伦敦自然博物馆图书及档案馆文献服务及昆虫学图书馆员。

凯西·韦伦 伦敦自然博物馆生命科学部软体动物资深馆长，伦敦林奈学会动物藏品名誉馆长。

大卫·威廉姆斯 伦敦自然博物馆生命科学部硅藻研究员。



科学与 博物招牌

推荐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伦敦自然博物馆图书馆负责艺术收藏的朱迪思·马吉（Judith Magee）女士编辑的一部图文并茂的文集，它概述了31部很特别的图书。马吉近十多年出版了多部艺术、博物、科学相结合的作品，如《大自然的艺术：全球300年博物艺术》《巴特拉姆的艺术与科学》《印度艺术》《中国艺术与里夫斯收藏》。

首先，《博物学家的传世名作》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图书？据我所知，近些年跟它比较相似的是汤姆·巴约内（Tom Baione）编辑的*Natural Histories: Extraordinary Rare Book Selections from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Library*。副题虽然长，意思倒也清楚，大意是“来自美国自然博物馆图书馆的珍稀图书”。正题则相对麻烦，有一个中译本译作“自然的历史”。不够准确，因为其中的histories不是历史的意思（这涉及对一个古老词语

的理解，我在其他场合已经讲过。也可以读 David Gilligan 刊于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 Education* 和 Barry Lopez 刊于 *Orion Magazine* 的文章），全书也不讨论大自然的历史演化。实际上巴约内的书通过 40 篇短文选择性地介绍了美国一家图书馆的博物类图书藏品，类似于我们讲的珍本甚至孤本。正标题取的是一阶博物成果中对“自然物的描述、绘画”这一层意思，可大致译作“自然描摹”或者“博物志”。“阶”是表示探究层级的相对概念，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中，一阶博物指直接对大自然进行探究，二阶博物指对一阶人物、一阶工作结果的再探究。

上述马吉的书与巴约内的书体例、风格相似之处颇多：（1）由多篇短文对相关博物类图书进行简明介绍。有多位撰稿人，最终由一人主编。（2）内容是关于馆藏博物类图书的，相关图书都比较珍贵，一般不外借，读者难得一见。（3）借用了所介绍图书中比较有特色的博物艺术插画，整部图书赏心悦目。近些年来，这类优美的博物画被频繁复制，到处装潢。其实，具有漂亮的插图并非优秀博物书的必要条件。历史上许多博物学作品并无动植物图片。（4）所论及图书的出版时间范围差不多，跨度大约 400 年。（5）相关图书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普通读者而制作的。工艺复杂，成本高，

印数少，价格不菲，甚至有钱也未必购得到。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宫廷、贵族和极少数学者享用的“奢侈品”、艺术品，现在基本成了文物。但是这类图书在西方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较大，几百年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博物学的博雅呈现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博物书都必须雅致（其实未必）。（6）中国读者对相关图书比较陌生，长期以来基本没有译本，也缺乏研究。中国人茶余饭后，关注一下这类书、这类事，绝对是好事情。

2018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西方博物学大系”大型西文影印文献丛书。拟收录西方博物学著作超过百种，时间跨度也差不多是 400 年。这期间是印刷术形塑人类知识载体的时代，当然也是西方博物学飞速发展并最终达成其现代形态的时代。

第二个问题涉及“科学招牌”和“博物招牌”。马吉的书中所论及的 31 部书，内容都是科学吗？或者从科学的角度审视这些作品是最佳视角吗？

人们有个习惯，想当然地以今日世界的“缺省配置”理解遥远的过去和不太遥远的过去。今日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主导的现代世界。凡是涉及认知、智力的事物、领域，人们都愿意

从科学、科学史的眼光打量一番，测量一下它们与今日教科书表述或者最新进展的距离。距离越小，越显得优秀。而距离大或者距离没法准确测定的，被认为价值较低。“本书讨论了这些图书的创作过程以及图书与科学及其发展的相关性。书中文章揭示了插图是如何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从而使人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更加全面。在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中，博物学插图与文字说明同等重要，希望本书能够对还原博物学插图这一正确地位有所帮助。”（见本书引言）全书经常提到博物学和自然科学，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一旦意识到它是一个问题，就已经表明当事人在观念上已经变得反正统。在现代性的整体洪流中，博物学偶尔会光鲜一下，但基本观念并没有变化。多数人仍然认为支撑现代性的近代科技，特别是数理科技、还原论科技，才是真知识，博物不过是花边装饰、饭后闲谈，可有可无。在绝大部分人（包括学者）看来，博物在认知上是分级的，好坏由它们与科技的距离来衡量：瞧瞧从博物杂货中能榨出多少干货，即有多少属于或者可转化为科技。

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杂多的博物并无“自性”，并无独立价值。也就是说，博物从属于科学，它是某种前科学、潜科学、毛坯科学。本书内容的叙述当然不至于那么绝对，但从字

里行间仍然能不时地感受到“从当今科学的角度看”的尺子。

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叙述框架呢？有。不但存在，而且现在必须认真对待。

“科学”是人为建构出的一个大招牌，由掌握话语权的当代知识分子、权力阶层圈定哪些东西可以放到筐里或者随时剔除。在史学领域，用此观念整理近期（比如近150年）的事情得心应手，但是处理较远、较异质的事情时，就存在许多问题。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甚至到了19世纪才开始成熟起来，到了20世纪才融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段中，所谓的科学是事后挑选、编撰出来的，中世纪科学、古希腊科学、中国古代科学，都是从文化母体中选择性摘取的、不能称为完整锦衣的金丝、银线、麻纤维。

换一种思维（有相当的难度），博物作为一种古老的认知传统和生活手段，它不可能特别适合“科学招牌”，用科学来规范、度量博物，不是不可以，而是太不充分，让人们远离过去的实际生活。毕竟，古人更多地靠博物而非靠科学来谋生。有人说了，博物与科学有交叉，必需强调这一点。我不否认这种交叉，也

不反对此类强调。但是，宏观上看仍然可以有一种不同的大尺度图景：博物平行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存在、演化着；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这一论断是大胆的，远未得到清晰的证明，但是不可否认它是一种有趣、有启发性的想法。科学史可以向过去一直追溯，博物学史也可以这样追溯，不但可以而且更自然。越是远离今日，人们生活中的博物内容就越多，而能分离出现代科学的成分就越少。过去史学界的习惯做法是“好的归科学”，现在似乎可以更顺当地“好的归博物”。但是，几年前我们就反身性地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提醒自己不要走老套路。比如我们编的文集《好的归博物》首先是提醒自己的，带有自嘲性质。对于人类大部分历史时期，科学之外有东西、有真理，同样，博物之外也有东西、有真理。

对“博物招牌”也要反省，自我批判，虽然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这个又古老又新颖的招牌还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制作出不错的文化产品。

老普林尼的《博物志》、格斯纳的《动物志》、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梅里安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等有多少是科学？通过科学、科学史的视角当然能够解读相关的作品，得到有趣的信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从博物、

生活史的视角，也能或更能解读出有趣的东西。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西博物的差异性有多大。有些学者认为差别非常大，大到根本不同。而我觉得虽有差异，但同属于一样的认知类型，并且都直接系附于乡土、日常生活。中西博物的差别好似中国东北的博物与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博物之间的差异，性质上无根本不同。否则，就没必要共同冠以博物之名。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博物学或者博物学文化不是过去式。此时博物虽然式微，但在社会的非主流生活中仍然有发展空间。它不可能再变成主流，但无疑可用来平衡主流、反省工业文明。出版界近期引进了一些历史上的博物学，很有必要，一方面是补补课，另一方面是着眼于未来，要重续那个古老的传统。

“博物招牌”下的博物也显然是建构的、变化的。这显而易见，但要交待清楚，避免朴素实在论式的理解。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物学文化倡导者

2018年8月4日

图书馆珍贵藏本精选

伦敦

自然

博物馆

引言

图书的创造过程，它们与科学以及科学自身发展的相关性
插图如何成为更全面理解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

从 1501 年前的摇篮版
到 18 和 19 世纪的
手绘水彩着色的
插图著作

大型的彩色插图书
博物学图书

插图文献的代表作

1881年4月，伦敦南肯辛顿区的自然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这座宏伟的自然大教堂陈列着一些刚从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大英博物馆迁移来的世上最伟大的博物学藏品。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依旧留在布鲁姆斯伯里，现为大英图书馆的一部分。南肯辛顿的图书馆员和后勤人员有了一项令人妒忌的任务：建一座新图书馆，为博物馆内开展的大量科学工作提供文献基础。在过去137年里，博物馆员们一直在建设这座图书馆，今天它已可匹敌世上任何馆藏。这里的馆藏涵盖自15世纪至今的所有博物学题材，拥有来自全世界正式出版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许多伟大博物学艺术家的极具历史意义的代表作，从1501年前的摇篮版一直到18、19世纪的手绘水彩着色的插图著作。

本书精选了这个惊人馆藏中出版范围涵盖数世纪的插图代表作，从最早出版的著作——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1469年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æ*），到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20世纪的著作——《自然界的艺术形态》（*Kunstformen der Natur*）。书中还收录了像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美洲鸟类》（*The Birds of America*）这样的名

著以及有关贝壳和昆虫的鲜为人知的著作，其中一些是同类别作品中的创世之作。这些书的共同特征在于书中美丽的插图——灯饰画、木版画、雕刻铜版画及蚀刻铜版画，还有平版画，全部在书中一一呈现。有的在科学上独树一帜，有的在历史上独一无二，还有的则在艺术上举世闻名。这些作品全都对科学的发展和认知贡献卓著，并已成为自然世界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博物馆员和科学家们深入研究这些馆藏，从中重新发掘出精华，为更广泛的读者揭示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15世纪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为版本复制提供了可能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早期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植物学著作，并在其中对具有医药用途的植物进行研究。随着人类探索的脚印遍布世界各地，通过贸易从之前未曾探索过的地区带回新的植物和动物，全新的兴趣油然而生。

插图是博物学著作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元素。许多人认为插图对传递物种以及自然界的知识不可或缺。配在文字旁的插图可以增强读者对文字内容的理解，经常被用于向读者展示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些特质。博物艺术作品依赖于良好的观察能力以及对所观察事物的透彻

理解，从而有助于在一幅图画中揭示出一个物种的真谛。当且仅当一个人对大自然以及他要画的物种的形态和功能有着细致入微的理解时，他才能画得出像海克尔那样的作品，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的鹦鹉图绘则远超出所画物种的表面特征。

博物学是 18 世纪中期和 19 世纪早期最大销量著作的题材。收藏来自遥远国度的新物种的奇趣屋（cabinets of curiosity）是当时吸引大众的流行娱乐项目，有关这方面题材的图书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还十分赏心悦目。19 世纪早期，对博物学感兴趣并非富裕阶层的特权，许多相关专业以及贸易地区的人也是狂热的爱好者。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的博物学分类系统在 18 世纪后半段占据了主流地位，引领了对物种进行描述、分类、命名的潮流，极大地加速了分类学著作的出版。人们对博物学全部分支的研究超出了医生研究的领域。对大自然的粗略研究被细化分类的研究取而代之。生物学和地质学成为在大学里讲授的课程，讲授内容还包含插图。伴随着这些进展，更多的出版物横空出世，一些在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学

家也认识到了用图画来诠释其研究的重要性。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和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assiz）便是其中两位用视觉表达来对文字进行补充说明的科学家。

虽然插图作品曾经最受欢迎，但是由于制作成本很高，因而编辑出版的风险很大，彩图作品尤为如此。许多作者都得到了富人的支持，这些富人的名字会出现在图书开头的众筹用户或者赞助商名单里，他们时而会拥有令人惊叹的图书收藏，并时常向作者开放。马克·凯茨比（Mark Catesby）曾接触到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的藏品，从而能够研究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的原画。对于那些想要描绘大自然中相互依赖过程的人来说，梅里安的这部著作影响深远。个别图版有时针对特定的客户，摩西·哈里斯（Moses Harris）的《奥里利安》（*The Aurelian*）的绝大部分图版就是这种类型。

出版成本高是一种风险，但对作者来说，

更大的潜在风险是图书被盗版和复制，尤其是插图。对早期的本草书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当时没有涉及出版物版权的法规。然而很久以后，出版物却仍面临同样的困境。罗伯特·费伯（Robert Furber）的《十二月之花》（*Twelve Months of Flowers*）便是众多未经授权就被广泛复制的作品之一，尽管当时英国已有版权法案。

一些作者还亲自动手学习图版雕刻技术。马克·凯茨比的《卡罗来纳博物志》（*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中所有的图版都是他亲手蚀刻的。雇佣着色师的开销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可能会毁掉作者。奥杜邦创作《美洲鸟类》时，雇佣一个着色师团队长达11年，图书成功大卖让奥杜邦小赚了一笔。其他作者可没他那么走运，例如罗伯特·约翰·桑顿（Robert John Thornton）创作《花之神殿》（*Temple of Flora*）时雇佣着色师的开销最终让他破了产。

大型彩色图版图书的市场脆弱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在一段时间内以分辑出版的方式来弥补。除了前文提及的《美洲鸟

类》，还有许多其他作品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版，其中就有詹姆斯·贝特曼（James Bateman）的《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兰科植物》（*The Orchidaceae of Mexico and Guatemala*）。这种将图书分辑出版的方式允许众筹用户分摊购买的开销，也允许出版商或印制商在图书销量不佳时暂缓或停止出版。平版印刷和钢版雕刻的引进大大提高了图书印量。彩印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图书上色不再需要手工着色师，于是彩色图书的印刷成本在19世纪末期大幅降低，印量大幅增加。手工着色图书中经常出现的书与书之间不一致的情况不再发生，但是现代印刷制品也缺乏了早期手绘作品所拥有的精细度和高品质。

本书讨论了这些图书的创作过程以及图书与科学及其发展的相关性。书中的文章揭示了插图是如何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从而使人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更加全面。在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中，博物学插图与文字说明同等重要，希望本书能够对还原博物学插图这一正确地位有所帮助。

13
accepimus eodem in mari uisus semper folia retinentes fructum eaz lupino simile
luba tradit circa trogodytaz insulas fruticem in alto uocari isidis Crinē Corallo si-
milē sine foliis p̄cisum mutato colore in nigrum durefcere cū cadat frangi. Itē aliū
qui uocetur chariton blefaron efficacem in amatoris spatia eo facere & monilia
fēminas: sentire eum se capi durarique Cornus modo & hebetare aciem ferri: quod
si fefellerint insidię in lapidē transfigurari.

lib. 13

13 XTERNAE ARBORES INDOCILES QUAE
nasci alibi q̄ ubi cepere & quae in alienas non cōmeant
terras haecenus fere sunt dictae: licetq; iam de cōmuni-
bus loqui quaz omnium peculiaris parēs uideri potest
Italia. Noscentes tantū meminerit naturas eaz a nobis
interim dici non culturas q̄q̄ & colendi maxime in na-
tura portio est. Illud satis mirari nō queo interisse qua-
rūdam memoriam atq; etiā nominū quae auctores pro-
didere noticiam. Quis. N. non communicato orbe terra-
rum maiestate Romani imperii profecisse uitam putet
Comertio rerum ac sotietae feste pacis: omniaque etiā
quae occulta ante fuerat in promiscuo usu facta. At hercule non reperiunt qui norit
multa ab antiquis prodita. Tanto priscoꝝ Cura fertilior aut industria felicitior fuit aē-
milia annoꝝ inter principia litteraz: hēsiodo p̄cepta agricolis pandere orso subse-
cutisque non paucis hanc curam eius. Vnde nobis creuit labor quippe cum requi-
renda sint non solum postea inuēta. Verū etiam ea que inuenerant prisci desidia re-
rum internitione memorię indicta: cuius uicij causas quis alias q̄ publicas mundi
inuenerit. Numiz alii subire ritus: circaque alia mentes hominū detinent & auari-
cię tantū artes colunt antea inclusis gentiū imperiis intra ipsas. Ideoq; ingeniis q̄dā
fortuuz sterilitate necesse erat animi bona exercere regesq; innumeri honore artium
colebant & in ostentatione has p̄ferebant opem & immortalatē sibi per illas p̄ro-
gari arbitantes: quare abūdant & p̄mia & opera uite. Posteris laxitas mūdi & rez
amplitudo damno fuit. Postq̄ senator censu legi ceptus iudex fieri censu. Magistra-
tum duceq; nil magis exornare q̄ census. Postq̄ cepere orbitas in auctoritate summa
et potentia esse captatio in questu fertilissimo ac sola gaudia in possidēdo pessum
iere uite p̄cia omnesque a maximo bono liberales dictae artes in contrariū cecidere
ac seruitute sola perfici cepte: alius hanc alio modo & in aliis adorare eodē tamē ha-
bendi questu ad spes omniū tendente uoto: passim uero etiam egregij aliena uicia q̄
bona sua colere malle. Ergo hercule uoluptas uiuere cepit. Vita ipsa desit sed nos
oblitterata quoq; scrutabimur nec deterrebat quarūdam rerum humilitas sicut nec
in animalibus fecit q̄q̄ uirgilium uidemus p̄cellētissimū uatē eadē de causa orto-
rum dotes fugisse e tantisque retulit flores modo rez decerpisse beatum felicemq;
grēcię xv. omnino generibus uuaꝝ nominatis tibre totidem prioꝝ. Malo uero tā-
tū assyrio ceteris omnibus neglectis. Vnde autē potius incipiemus q̄ a utibus q̄z
principatus in tantum peculiaris italię est ut uel hoc uno omnia gentium uicisse q̄
odorifera possit uideri bona q̄q̄ ubiq; que pubescentiū odori nulla suauitas p̄fert.

Vites iure apud priscos magnitudine quoq; inter arbores numerabantur Iouis
simulacꝝ in urbe populonio ex una conspicimus uite tot quis incorruptum. Item
massilię patheram: metaponti templum: iunonis uitigineis columnis stetit. Etiam
num scalis tectum ephesię dianę scanditur uite una cypria ut ferunt quoniam ibi ad

Liber de Antiqua
liberalis artes aciem

Virgili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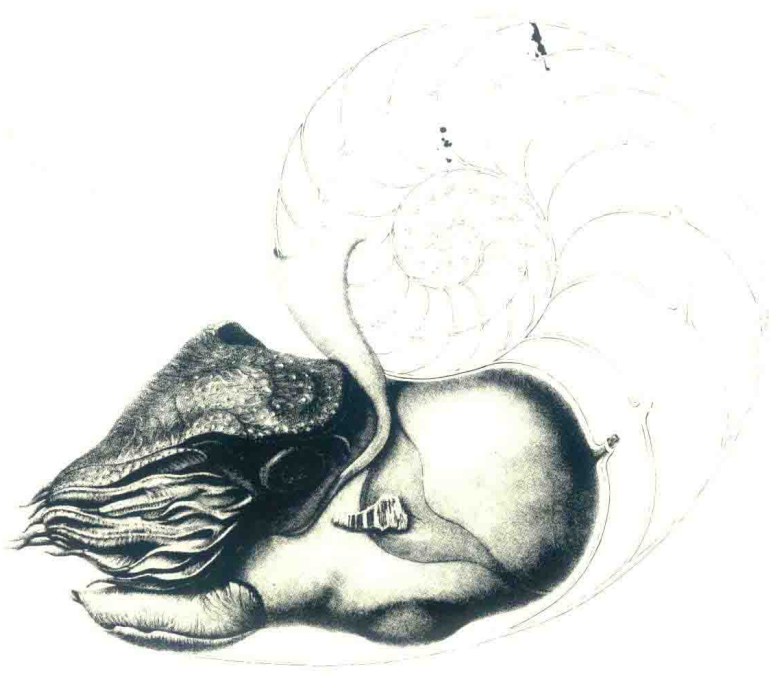
- 老普林尼 《博物志》
- 雅各布·梅登巴赫 《健康之源》
- 巴西利厄斯·贝斯莱尔 《艾希施泰特花园》
- 约翰·杰拉德 《草药通志》
- 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 《怪物志与动物志》
- 弥额尔·伯多禄·博伊姆 《中国植物志》
- 罗伯特·胡克 《显微图谱》
- 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 《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
- 路易斯·里纳德 《多姿多彩的鱼虾蟹》
- 马克·凯茨比 《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
- 罗伯特·费伯 《十二月之花》
- 阿尔贝图斯·萨巴 《丰富的自然宝藏》
- 克里斯托夫·特鲁 《植物选集》
- 摩西·哈里斯 《奥里利安》
- 威廉·汉密尔顿 《坎皮佛莱格瑞：两西西里地区火山观察》
- 詹姆斯·巴布 《林奈昆虫属》
- 托马斯·马丁 《环球贝壳学家》
- 约翰·艾伯特 《佐治亚鳞翅目昆虫志》
- 罗伯特·约翰·桑顿 《花之神殿》
- 法国埃及科学和艺术委员会 《埃及志》
- 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 《玫瑰圣经》
-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 《美洲鸟类》
- 爱德华·利尔 《鸚鵡家族图录》
- 约翰·爱德华·格雷 《印度动物学图录》
- 理查德·欧文 《鸚鵡螺回忆录》
- 路易斯·阿加西 《鱼类化石研究》
- 乔治·居维叶 《动物界》
- 詹姆斯·贝特曼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兰科植物》
- 约翰·古尔德 《蜂鸟科专著》
- 丹尼尔·吉罗·艾略特 《天堂鸟专著》
- 恩斯特·海克尔 《自然界的艺术形态》

索引

参考文献

- 1
- 8
- 16
- 24
- 34
- 42
- 52
- 62
- 72
- 80
- 92
- 100
- 108
- 118
- 126
- 136
- 144
- 154
- 162
- 172
- 180
- 190
- 200
- 208
- 218
- 226
- 234
- 242
- 252
- 260
- 268
- 278
- 288

目
CONTENTS
录



『活着就是醒着』（vita vigilia est）——老普林尼在《博物志》前言中道出了他的人生态度。

撰文／莉萨·迪·托马索

老普林尼

《博物志》

“我越探析大自然，越倾向于认为她不是不可被描述的。”盖乌斯·普林尼·塞坤杜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也就是人们熟知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博物志》中这样写道。

经过普林尼花费数年心血的编撰，这部书作为博物学领域的第一部著作于1469年正式出版。伦敦自然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着一本1469年出版的《博物志》，它是这个图书馆馆藏中最古老的出版物。

第十三册的开头盘绕着一幅错综复杂的植物图，描述了不同种类的树以及它们的木质。金色的树叶用于突出字母。



An finitit sit mundus & an uisul c. 1

VNDVM ET HOC QVOD NOMINE
Caelum appellari libuit: cuius circumflexu teguntur
cuncta: nomen esse credi par est: æternum: inmen-
sum: genium: neque interituum unquam. Huius ætera in-
agare: nec interitum hominum: nec capiti hominum coniectura
egredi ex eo. Et tanquam inueterata mundos: ut totidem rerum saturas
uero ipse totum: innotuit: ac finito similis. Omnium re-
rum certus & similis incerto. Extra intra cuncta comple-
xus in se idemque rerum naturæ opus & rerum ipsa natura:
furor est: mensuram eius animo quodam agitallo atque pro-
lere ausos. Alios rursus occasione hinc sumpta aut his data
innumerabiles tradidisse mundos: ut totidem rerum saturas
credi oporteret. Aut si una omnes incubarent: totidem
tenent totæ: totidemque imas: & cætera etiam in uno: & innumera-
bilis fydera: quasi non eadem quæstione semper in termino cogitationis occurrere de-
siderio finis alicuius. Aut si hæc infinitas naturæ omnium artificii possit assignari. Non
illud idem in uo facilius sit intelligi tanto præsertim opere: furor est: profecto furor
egredi ex eo. Et tanquam inueterata mundos: ut totidem rerum saturas
quasi uero mensuram illius rei possit agere: qui sui neficari aut homines possint uidere
que mundus ipse non capiat.

De forma uisul c. 1

Formam eius in præterit orbis absoluti globatam esse nomen inprimis & contentus
in eo mortalium orbem appellatum. Sed & argumenta rerum docent non solum
quia talis figura omnibus sui partibus uergit in se se: ac sibi ipsi tolleranda est: seque
includit et continet nullarum egressu compagum: nec finem aut initium ullis sui partibus
sentiens: nec quia ad motum quo subinde uertit mox apparere: talis aptissima est. Sed
oculorum quoque probatione quod connexus mediisque quascunque cernatur: cum id
accidere in alia non possit figura.

De modo uisul c. 1

Hanc ergo formam eius ætæro & irrequieto ambitu incernarabili celeritate. xxiii.
horarum spatio circummagi folis exortus et occasus haud dubium relinquere an sit
inmensus: & ideo sensum uariis facile excedens tantæ molis rotata uertigine assidua
sonitus non equidem facile dixerim: non hercle magis quam circumactorum simul tin-
nitus sydæum forsque uoluentium orbis. An dulcis quidam & incredibili suavitate
coactent nobis qui intus agitur iuxta diebus noctibusque tacitus labitur mundus:
esse innumeras ei effigies animalium rerumque cunctarum impressas. Nec ut in uolu-
crum notamus omni leuitatem contusum lubricum corpus: quod clarissimi quidem au-
ctores dicere: uerum argumentis indicatur quoniam inde decidit reseruo contusum fe-
minibus in numerum in mari præcipue: ac plerumque confusus monstrificè digeratur
effigies: Præterea uisus probatione alibi urti tauri alibi: alibi: litteræ figura & candidiore
medio super uerticem circulo.

Cir mundus dicitur c. 1

Quidem & contentus gentium mouet. Namque Cosmos græci nomine ornamentis
appellauerunt eum & non a perfecta absolutaque elegantia mundum: Cælum qui-
dem haud dubie clari argumentis dixerim: ut interpretatur. M. Varro. Adiuuat re-
rum ordo descripto circulo qui signifer uocatur in. xii. animalium effigies: & per illas
folis cursus congruent tot scæulis ratio.

De quibus elementis c. 1

Hæc de elementis uideo dubitari quatuor esse ea. Ignitum fummo: inde tot stellarum
collucentium illos oculos: proximum spiritus: quem græci notriusque eodem uo-
cabulo æra appellant. Vitalem hunc: & per cuncta rerum meshalem totum conferunt:

33

ulus ferro utitur. Sed eodem ad Bella Cædes Latrocinia non communis solum: sed
etiam missis uoluerique. Nunc tormentis excussio: nunc læcra: nunc uero præsto
sceleratissimam humani ingenti fraudè abitur. Siquid ut oceanus mors prouidè
ad hominem alitem illam fecimus pennæque ferro adiecimus: quam ob rem culpa
eius non naturæ fuit accepta. Aliquot experimentis probatum est posse experiri
esse Ferrum In fodere & expulsis regibus populo Romano dedit Porfenna noiati
compæctissimum inuenimus ne ferro nisi in agricultura uteretur & cæ silo scribere
in tutti uentilissimi auctores prodiderunt. Magna Pompei in terro cõfinitu extat
edictum in tumultu neci Clodiantæ probentis ne illum telum effat in urbe &
tamè auti ipsa non definit bonem in initio habere ferro quoq. Aristofandus scribit
cum experire uellat Arhamantis furorem Læarcho ferro præcipitatio residens in
poenitentia ferrum & aces misit ut rubigine eius per nitore gris relucet experimet
uerecundæ rubor: hoc signum extat hodierno die. Est in eadè urbe ferreus hercules
quem ficit Alon laborum dei paria inductus. Videmus & Romæ ferybos & ferro
dicatos in templo maris uoluis. Obstitit eadem natura & benignitas cogens a ferro
ipso poenas rubigine eademque proutidit nihil in rebus mortalibus facit quod
effat: istiffimum mortalitatis. Ferri metalla ubique propemodò reperiant. Quippe
etiam insula Italiae illa egigente minima difficultate agnoscuntur ipso colore terræ
manifesto. Sed ratio eadem excoquendis uenis tantum in Cappadocia quæstio est
æqua an terra fiat acceptum quoniam perfusa certo fluuio terra neque aliter ferrum &
formacibus reddat. Differentia ferri numerosi. Prima in genera terræ Cæliue: alia
melis tantum plumboque uenisum fuminifera. Alia fragile & erofum rotarique
uilibus & dænis maxime figendum: cui prior ratio Conuenit. Aliud breuitate sola
placè clausique calgaris. Aliud rubiginem celeriter ferit Strucitæque uocatur
Hæc omnes quod in aliis metallis astringenda acie uocabulo: & fornaciu
maxima differentia est. Nucleusque quidem ferrum excoquitur in his ad induradū
aciem aliquo modo sunt ad defendendas incudes malleorum ut rostra. Summa autè
differentia in aqua est cui subinde candens immergitur: hæc aqua alibi peior. Alibi
faciura ut Sulmonæ aqua uti diximus. Quippe cum in exarando Oleara Cores
æqua aquæ modo liquam ferrum posita in spongias frangi tenuiora firmitate oleo
refringit mos est. ne aqua in fragilitate diuerunt. A ferro longius huiusmodi se uoluit
Contactum nanque eo celerius subinde rubiginem trahit. De magnetæ lapide suo
loco huiusmodi concordiaque quam cæ ferro habet. Soli hæc materia uerus ab eo lapide
accipit retinensq. longo tempore aliud apprehendens ferit: ut anulose cathena spectet
interdum: quod impitum uulgus appellat ferrum uiuum uulneraque ex tali affiora
fiat: lapis hic & in cantabria nascitur. Non ille magnus uerus cause continua: sed
parfa bullatione. Ita appellant. Nescio an uitro fundendo perinde utilis: nondum
enim expertus est quicquam ferru utique inficit eadè ut magnetæ lapide timocretes
Architectus. Alexandri Arifnotes templi cõcamerare inchoauerat ut in ea simulacra
e ferro pendere in aere uideretur. Intereffit mors & ipsius & Ptolemæi regis qui id
foron fuisse iussit ferri Metallorum omnium uera ferri largifera. Cantabrig mariti
parte quam oceanus alluit: mons præaltus incredibile dictu totus ex ea materia est
ut in ambitu oceanum diximus.

no per quatuor aqua
ferri huiusmodi huius

in alio ferri
in his ferri
in huius

几乎所有关于普林尼的生平事迹都来自他的外甥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 在普林尼死后写给历史学家塔西佗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的两封信。普林尼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科摩 (Como)，他的家族是罗马骑士团 (Equestrian Order) 成员，属于罗马阶级体系中较低等级的贵族。依照惯例，他在 23 岁时作为下级军官参军，在现属德国和法国地区参加了多场战役。期间，他与一些未来成为罗马帝国重要领袖的人物相遇结交，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皇帝的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安 (Titus Flavius Vespasian)。在日耳曼尼亚 (Germania，罗马帝国行省，现属德国与法国) 的日子启发了普林尼，他

普林尼在第二册中概述了他的理论与世界及宇宙的关系 (左图)。页面上有后补的手写注释，为每个段落添加标题。

整卷书 (右图) 和第三十三册贯穿着各种各样的手写注释，讨论金属博物。这还引来了两位学者的评论。